

19秋哥本哈根大学交流小结

2020-11-10 09:15:54

别处的生活——记在哥本哈根的交流学期 村上春树在旅欧游记《远方的鼓声》的题记中写道，一天早上睁眼醒来，蓦然侧耳倾听，远方传来鼓声。鼓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很远很远的时传来，微乎其微。听着听着，他便觉得无论如何都要踏上漫长的旅途。如今回忆起来，独自踏上去往哥本哈根的飞机的时候，我的心跳伴着脚步声，便像是村上所说的“远方的鼓声”，清晰却又失真；又像是电影开场的奏乐，往后的画面在记忆中都蒙上了一层滤镜。那段时光在某种意义上已然失却，又在某种意义上是牢牢根植在我体内的现实，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无法剥离。一、“你好，哥本哈根”抵达丹麦哥本哈根是在九月，正是这个北国城市最舒适宜人的月份之一。天透亮得如同一块蓝玉石，白云如同镶嵌在了天上。天广地阔，没有太高的建筑，也没有拥挤的车辆。市区范围不大，往往骑着自行车就能在半天穿越整座城市，于是步行和骑自行车便是在哥本哈根生活的主要交通方式。哥本哈根的市中心遍布着充满了历史底蕴的古建筑与洋溢着年轻气息的商业街道。从新港(Nyhavn)的运河河畔望去，风景和建筑，汽车与行人，整幅画面有种乌托邦的超现实感。走过繁华而又低调的走街(Strøget)，来到了市政厅广场。屹立在广场上的市政厅建筑结合了古代丹麦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风格，古朴庄重。而就在不远处的克里斯蒂安堡宫(Christiansborg Slot)华丽雕琢，具有欧洲十八世纪洛可可式的建筑风格。大楼外伫立着腓特烈七世的骑马雕像(Equestrian Statue of Frederick VII)，不同于政府出资修建的其他雕像，而是人们为了纪念他将国王独治改为国会按宪议政而自发募款修建的，雕像中右手掌向下摊开，意味着向下放权。雕像附近的广场常常是人们三五成群晒太阳的地方。当然，哥本哈根的市中心不止有这些古老的建筑，与它们隔水相望的是霍尔曼岛(Holmen)上的丹麦国家歌剧院，是世界上设施最现代化的歌剧院之一。古典浪漫与理性简洁相撞，构成了这座经典与现代完美融合的城市。闲逛到傍晚时分，我与新结识的室友在四段湖(Søerne)边缓缓踱步回家，看着天鹅在湖面上划出细细长长的涟漪，觉得许久不曾如此放松惬意过。这一路走来的风景让我目不暇接，几乎是刚刚和哥本哈根打了个照面，我就爱上了这座城市。



哥本哈根市中心运河的美丽风景 二、哥本哈根求学记在异国他乡求学并非易事。哥本哈根大学的教学楼几乎遍布整个城市，从南校区到北校区要坐二十多分钟的地铁，因此选课时候要格外小心。但倘若选课不慎，时间冲突，可以发邮件告知排课院系的教务老师，他们会非常愿意在学业方面给予帮助。丹麦大学的教育强调学习的自主性，平时会有非常多的课外文献阅读、练习和讨论，上课出勤与否并不重要，课程的分数仅由期末考试决定。要求学生自主学习的同时，学校也给予了充分的自由——三次期末考试的机会。但自主与自由意味着评分的要求更为严苛，在丹麦7分制的评分系统下，取得优异的成绩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哥本哈根的冬季昼短夜长，于是常常需要天不亮就起床上课，天黑了才回家。虽然上课时间并不多，但这种“披星戴月”的学习节律给人很大的精神压力，而且来到新环境学习，同行的人也寥寥无几，倍感失落。每每感到心情低落难抑之时，无数生活中的“小确幸”像指明灯，引领着我一步一步前行，譬如课上结识到了来自欧洲各国的新朋友，与老朋友相约计划一次旅行，旅行途中看见的令人惊奇的景色等等。想经历山川湖海，也想囿于昼夜厨房与爱：我喜欢楼下 Fakta 超市里物美价廉的名叫 Matilda 的巧克力牛奶，牛奶盒上画着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头像；我喜欢楼底拐角处的面包店刚出炉的羊角包的味道，昏黄的厨灯下，柔和的色彩；我喜欢新鲜的蔬菜，在篮子中控水的模样，一滴滴水珠微颤着，像刚洗完澡，还未来得及擦拭；我喜欢蔬菜倒进锅里时，欢快地一声“嘶——”，以及煮奶油炖菜时的气泡，浓汤低沉的咕噜声。也许我最喜欢的则是，用灶火、用蔬菜、水果、用肉禽蛋、面包咖啡茶，炮制出我喜欢的一种平淡生活的味道。



自制鸡蛋饼与沙拉



与朋友们中秋相聚中餐 孤寂的夜晚是我学习的主战场，关上手机，一门心思地扑在面前的书上。在更阑人静的时刻，以刀铤与自己短兵相接。风穿帘隙，安静之中幼芽在萌发，在成长。熄灯后，卧室地上浮现出窗格影，原来是月西斜。我站在窗前偏着头望月，蓦然想起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远方的故乡与我共享一轮明月，“若能澄心净耳听，万籁俱寂亦是韵”，我的心既落寞又充实。要是问我思念多重，不重的，像一座秋山的落叶。就这样，我走在我寂寞的交换生活里，平静又满足。有时候甚至希望一直这样走，这样简单地学习、生活。三、“观世界，见自我”最宜人的秋天在无声无息中悄然离开。而冬天的北欧，在我印象中，可谓是“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并且听闻丹麦人不胜交际，常常“拒人于千里之外”，因此交换之前颇有忧虑。然而在丹麦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却发现丹麦人看似冷漠的外表之下，依旧有着非常热忱乐观的心，也只有这样的热情，才能抵御漫长的冬季与漫长的黑夜，让所有的寒冷都不值一提。哥本哈根的整个冬半年被阴雨天笼罩，时常有寒风凌冽，在路上骑着自行车甚至能被大风吹离路线。兴许是受这样的天气影响，人们很少出门。一到下午六七点，天色渐暗，每家每户昏黄的灯光亮起，马路上便很少见行人了。初来丹麦时有许多手续需要办，但是行政办公时间往往很短，于是当时大街小巷常常能看见我骑着单车飞奔的身影。一天，终于办完所有手续的我激动地飞驰在刚下过雨的街头，谁知秋冬的风性情不定，像一个跋涉千里，访友不遇的人，猛地扑向我，我陡然被头发迷住了眼睛，一下子失去了平衡，车胎一打滑，摔倒在了马路牙子上，膝盖上划破一道口子，血流不止。无助和委屈涌上心头，但我却想尽快起身带着车离开这里，因为也许在我内心深处，异国他乡的我是孤立无援的。这时候路边超市出来一位提着菜篮的丹麦老太太，似乎是目睹了整个经过，焦急地摆着手走上来，担心得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孩子受了伤，又是检查我的伤口，又是扶起车说要帮我推着自行车走。我尴尬不堪、无地自容的心情立马像找到了泄口，化为了浓浓的温暖和感激。我和那位老太太走了一路，聊了一路，我终于敢于敞开心扉，用着不太熟练的英文口语，向她询问丹麦的文化与丹麦人的风俗习惯。聊到丹麦人的冷漠，她开玩笑自嘲地说：“我也觉得丹麦人太冷了，也许这就是我们没有太多朋友的原因吧。顺便提一句，千万不要和丹麦人做朋友，因为他们实在太冷了。”说完狡黠地向我眨了眨眼，我们相视一笑，在轻快的气氛中我们的心的越贴越近。到家后老太太又叮嘱我以后路上小心，记得涂药水。她的背影被暖黄的路灯拉得长长的，一帧一帧地刻印在了我心上。从此我再也不觉得丹麦人冷酷、没有人情味，相反地，摆脱了长久的偏见后再相处，会发现他们许多可爱可亲之处，我也逐渐学会不先入为主地接触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带成见地去理解身边来自各个国家的朋友的言语和行为。短短半年时间，我认识了来自十多个地区的朋友。与他们的交谈让我知道了我原本脑海里的世界是如此狭隘，原来生活还有别样的存在。比如一位来自罗马的朋友 Gabriel，带我和我的旅伴在罗马的街头散步的时候，告诉我他在进入大学之前便坚定了学习人类学的念头，并且出于经济独立、不依赖家庭的考虑，他选择休学一年打工赚取大学学费。当他得知中国的学生可能会为了现实的考量而放弃喜欢的专业，去选择“热门专业”时，他表现出深深的惊诧与不解。了解到中国大学生毕业后面临的经济压力之后，他开始理解了。而与此同时，我通过他的对自己生活的描述，也开始反思自己接受大学高等教育的意义与目的，乃至于此此次出国交流的意义。在古典教育中，教育的最重要功能是“认识自己”，但在现代社会，教育被赋予了“改变命运”的使命，以至于人们常常忘记最纯粹的本心。我有幸能在大学四年中得到去往哥本哈根大学的交换机会，虽是去观大千世界，但也是向内洞察自我，审视自我，从而能更明智地更坚定地选择未来的道路。



与 Gabriel 在罗马旅行 四、归途 来时在哥本哈根机场吃的第一顿饭是汉堡王，临行前我颇有仪式地在同一家店点了最后一顿汉堡。天下无不散的筵席，即使再留恋也要说一句“再见”了。丹麦语的“你好”是“**Hej**”，“再见”是“**Hej hej**”，就好像一句有魔力的循环咒语，只要念的次数足够多，终有一日会再重逢，再一次说“你好，哥本哈根”。那么就期待与你重逢的一天，再见，哥本哈根。